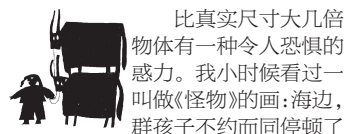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安女孩王洁给我打来电话,说她刚从太白山下的一所希望小学回来。我问她干什么去了,难道为我的散文电影《风吹吧麦浪》去选外景了?王洁说,她是专程去的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送书。我问,送的什么书?王洁说,就是孩子们喜欢的各种书,有200多本呢。

王洁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。去年夏天,在陕西凤县采风时,我们相识了。在一路的交流中,我发现这个女孩对文学很痴迷。我问她是学什么专业的?王洁说,她从小在长安长大,高中毕业考上第四军医大学,毕业后分配在一家部队医院。一起干了几年,一个偶然的机

会,她弃医从商,专门做房地产销售,几年后便有了自己的车子、房子。在很多工薪阶层眼里,这个三十几岁的女孩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了。可是,王洁却觉得自己的内心空落落的,每当夜晚来临,她便感到世界变得很陌生。想来想去,她想到了自己的许多童年往事。

王洁的父亲在省城工



作,仰起头看天边的云形成的巨大魔怪——他顶天立地,高视阔步地蹂踏着跟孩子们同一水平线的海滩,走去了。也许他就是云,只是形状恰好符合了孩子们对魔怪

的想象。

奇幻的景象常常出现在海边。海的开阔辽远,天的明净疏朗,给灵异之物提供了现身的最佳背景。芳芳他们到了波士顿,开车到一个不太漂亮的海边,赶上那里正在举办一个沙雕节,观者如潮。那艘加勒比海盗的大船吸引了不少人,芳芳给它拍的照片也最多。船头船尾各站着一个海盗,其中一个长胡子,可是没鼻子,戴顶大帽子,耸立在白云蓝天下——这是艺术家在发挥他童年幻想的余兴吧;另一个腰扎武装带,束头巾,外貌与眼神都像但丁——这是艺术家在表达他的理解:你以为海盗中诞生不了一个思想家吗?

我最喜欢的是这个:一对男女,离得很近地相对而立。他们都是老年人了,男人还保持着肌肉,他赤裸上身,手背在身后有点拘谨地牵着围住下半身的浴袍;女人也是垂着眼,左边胳膊僵硬地垂下牵

我来到上海书展友谊大厅。下午五时光景,金碧辉煌的大厅一改昔日宁静,人声鼎沸。2017年书展《上海画上饶》一书开始了签售。

观众早已排成了长龙。坐在第一排的是上海与上饶一些著名书画家,他们都是该书的作者或是被采访者,是这场签售的主力军。书的主编、著名策展人施平先生主持签售,他捧着由陈佩秋大师题写书名并也签了名的《上海画上饶》一书,穿梭在人流里。老领导龚心瀚来了,百老讲师团团长戚泉水来了,老艺术家牛犇也来了。牛犇头戴一顶白色鸭舌帽,身着浅色的茄克衫,露出招牌式的和蔼微笑。他一来书展签售会上,立即被一批观众围住了,抢着要他签名与合影。

此情景,与春暖花开期间与牛犇老师同去上饶参观、采风多么相似!在上饶集中营瞻仰烈士时,牛犇表情肃然,他情不自禁地脱帽向英烈们致敬。书中一文他写道:“希望上饶这样

给她一首歌的时间

红孩

她对母亲的记忆就是母亲始终戴着那顶大草帽。在一个孩子

的眼里,草帽在哪里,母亲就在哪里。等她玩累了,再看那麦田,却发现草帽不见了。于是,她哭着大喊妈妈。她寻找母亲,从一个草帽又一个草帽开始,此刻,她多么怕再也找不到草帽下那张熟悉的脸庞啊!

或许对童年的记忆太深刻了,作为同为母亲的王洁对孩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。她近年一直关注失学、贫困、留守儿童,她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钱捐给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孩子。她甚至潜心正在写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小说。每次去村里、学校回来,她都会心潮起伏,她懂得,自己当初如果不是通过考学走出农门,说不定她自己就是今天的留守儿童呢。

王洁此次捐完图书后,告诉我,她想以我的名义建一个“红孩爱心书屋”,发动全国的散文作家都为孩子们捐书。我说,这个善举我同意,不过你得具体操作。王洁说没问题,她说她在文学圈里发倡议

书,所有的图书都发到她

住浴袍,另一条胳膊紧贴身体地围过来,抱住左肘。这对面容已经衰老了的男人女人如此地相顾无言,他俩的鼻息在很窄的空间里交流。他们的浴袍还在延伸,差不多完工了的艺术家仍跪在沙地上修最后的边幅,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蓄长发,戴着耳机。

我老以为吃汉堡的美国人诞生不了艺术家。他们国家的景色也是,漂亮得很,然而缺乏情境和气韵,对着这布景一样的景物我不相信他们会写诗。而这个埋头雕沙、我看不见他脸的年轻人让我想到,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人,原来也有他们称赞中国画家凌叔华那样的“剔透的心”。他塞上耳机,不闻外界喧嚣,一心把无形的沙,化成有形的、他对世界的看法。

结果获奖作品就是这对对立的男女,而不是被很多人看好的,造型宏大精工细刻的加勒比海盗。我奇怪我的眼光这回怎么主流起来了,跟评审团取得了一致。我并不知道沙雕,它不像雕塑是“减去多余的部分”——石头里藏着一个人,将多余的部分削去,使他显现——它是散沙的叠加。怎样把沙砌起来,怎样使沙立起来?这些擎着天的有灵魂的人儿,都是沙吗?

而只须轻轻一拍,他们就会重新化为尘沙。他们隐喻着我们这些有真实呼吸的,却同样不堪一击的生命。

的英雄城市多对外开放,多多宣传,让年轻一代也了解新中国的来之不易。去婺源采风,我和他分在同一组。他头上戴着油菜花编织的花环,活像个老小孩,与我们拉家常,谈笑风生,无半点大牌明星的架子。村民们见到牛犇欢叫起来,要求合影;众多游客也围着他,他竟然笑嘻嘻地与每个人合影、握手,不拒绝任何人。我们怕他累着劝他歇歇,牛犇笑得灿烂,风趣地说:“我不能脱离群众!”……

此刻,签售现场又出现了如同在婺源时的动人情景。请牛犇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。正巧有位领导来了,工作人员忙拿着书请牛犇先给领导签一下,竟被牛犇婉拒了。他指着排队的群众说:“他们都等着呢,一个个来吧”。



泾川人家 (中国画) 石峰

们公司,让公司的员工分门别类包装好,最后一起送给希望小学。

我本来以为,王洁的这个倡议也就几十人响应,哪想,倡议发出后,全国有几百个作家纷纷把自己的或者别人的书捐给孩子们,有的作家还让所在单位捐,作家出版社一下就捐一千册。开始的几天,王洁公司的员工还不觉得什么,一周以后,呼啦啦上万册图书接踵而至,这下可把大家忙坏了,常常干到深夜。王洁告诉我,有两个快递小哥,最初不明白怎么回事,后来快件越寄越多,关键是图书太沉,小哥真有点吃不消,忍不住抱怨。几天后,当快递小哥知道王洁、小刘他们在自发组织向希望小学义务捐书活动后,他们被感动了,每人拿出100元钱交给小

在海德堡大学,有个“学生监狱”,亦称“小黑屋”,它是全球唯一由大学主管和操办的学生监狱。

大学没围墙,小黑屋在奥古斯丁胡同2号,从住的骑士酒店走去,只要十来分钟。它不是栋独立房屋,而是混迹于一排南北向三层民居中。这里有“牢房”5间,多配铁床,也有木床,四方小桌和靠背椅等,还有冬天取暖的火炉。有一间是靠窗放小桌,桌两旁各一铁床。那时卫生间无抽水马桶,长木板上只一座位。

小黑屋出现在海德堡大学建校437年后的1823年。进门就是楼梯,靠墙有粗绳拉起的简易扶手。关禁闭在二、三楼,在第一个拐弯平台有铁栅栏门,由此“入狱”。由此,也进入涂鸦世界,涂满门及门楣、墙壁,上至天花板下至台阶

多么鲜明的性格,这就是可爱可敬的牛犇!这位曾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老演员,在做人人树立了表率。牛犇新近入了党,习近平总书记给他写信,让他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。牛犇住在浦东养老院里,当我们看望时,画家刘江茗希望看看习总书记亲笔签名的信,牛犇捧出那只崭新的鞋盒,里面藏着他人人生足迹——一些重要家庭档案、文件,那封珍贵的信放在最里层。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信来,双眼闪烁着盈盈泪光……

《上海画上饶》这本书是上海艺术家去大美上饶采风活动的结集。诚如著名油画家方世聪在书中写道:“艺术是人类的灵魂之光,理性精神出上品,灵感思维出神品。我来到婺源,不仅感受到山美、水美、田美,更主

蛤蟆和狐狸

有一天,蛤蟆在池塘边对其他动物大声宣扬说,我是个医生,会治所有的毛病,以后不管你们谁得了什么病,都可以找我。

狐狸听见后笑了,对蛤蟆说,你自己跛脚的毛病还没有医好,有什么本事去治别人的病呢?蛤蟆说,你这话可真没道理呀,谁规定自己身上有病,就不能给别人治毛病了?你看到没有,我隔壁诊所那个戴着假发套的医生,自己掉光了头发,照样给人家看脱发,生意还来得好,这就是证明呀!狐狸不服气地说,那是这些人的眼睛不好,没看出这个医生戴着假发套。蛤蟆笑了起来:你这句话算是说对了,现在眼睛不好的人到处都是,又有什么关系呢,谁像你老人家总眯着眼睛盯着人家横看竖看,样样要琢磨个透,也不怕招人嫌!

看天不看地

一位天文学家,每天晚上都要出去观察天上的星星。有一天他到郊外去,一心一意地朝天上看,脚步慢慢移动着,谁知一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了,急得他大声呼喊:救命!救命啊!附近的人听到他的呼喊声,赶了过来,问明情况后对他说,朋友,你用心观察天空的时候,怎么不看一下地上呢?

唉!天文学家叹了一口气说,这也是我们搞事业的人,常常面临的难处呢,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,如果身心不专注,老是瞻前顾后,精力就会分散掉,最后就有可能一事无成。你若心无旁骛,全身心投入,最后就有可能成功,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,那就是在你走向成功前,半道上已身不由己跌入了陷阱而不能自拔。这其中的得与失,实在与环境有关啊!

公牛和车轴

一头公牛拉着沉重的车子,车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,公牛对车轴说,朋友,我吃力地拉着车都不叫,你没花力气,为什么叫得这么响啊?车轴说,说我没花力气,那是冤枉我了,只是没有你花的力气多罢了,难道你没听说过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喝”这句话吗?不信等着瞧吧。

果然到了目的地,主人听到车轴不停地叫,就拿了一桶油喂给它吃,而公牛却没得到东西吃。公牛气不过,想起了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喝”,也就叫了起来。主人诧异了,对公牛说,平常你一向不叫的,今天造反啦,看样子要教训你一下了!于是主人就挥起了鞭子,向公牛身上抽去。公牛挨了揍,只得忍痛停住了叫唤。主人走后,公牛想,以后还是乖点吧,谁叫我们一向老实惯了,这样至少可以不挨鞭子呀!

大学里的小黑屋

袁念琪

后的500年里,享有学生自主管辖权。对那些违反校规和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学生,因未触及法律吃不到官司,本国那时又无工读学校。于是,只能出此策。依“罪行”轻重监禁2天到4周不等,至少是24小时。吃4周重罚的,都因嘲笑、侮辱和反抗警察。较轻的是:夜间狂欢或大声歌唱,在公共场合醉酒、斗殴、打碎路灯、品行不端……此外,参加兄弟会的同学常有争辩,经介绍,“未经授权的争辩”也会被判入狱”。

“学生监狱”毕竟不是真监狱,白天可“出狱”上课。进来前两天,只能吃面包和水。吃过“杀威棒”后,可吃外面餐馆或店家、朋友送来的食物,还能喝酒。在里面可串门,还能接待访客。于是,这里成了聚会乐园,谈天说地、结交朋友、饮酒作诗,甚至是大吃大喝大闹。他们没将牢底坐穿,也没因进来后的言行加罪。堵疏结合,无疑也是个硬道理。到后来,一些学生故意惹是非以入小黑屋,把在校时一次未入看作丢脸的事。没进小黑屋的,有一跪名天下的科尔总理、作曲家舒曼和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;他们在海德堡大学时,小黑屋已不存在。

“一战”爆发,有九十年历史的小黑屋于1914年关闭。有数据显示,小黑屋没吓跑大批国内外学子奔向海德堡大学,截至2017年统计,在该大学读书、毕业、任教及研究者中,有56位获诺贝尔奖;另有19位获奖金额远高于诺贝尔奖、为当今世界最高科学奖项之一的莱布尼茨奖。

新伊索寓言

徐慧芬

十日谈

我与上海书展 责编:郭影

耄耋老人情系上海书展,请看明日本栏。